



冷酷 如石

复仇 阴谋 谋杀 几个不愿成为英雄的人面临最大的威胁

STONE COLD

[美] 戴维·鲍尔达奇◎著
David Baldacci 周鹰◎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冷酷 如石

STONE COLD

[美] 戴维·鲍尔达奇◎著
David Baldacci 周鹰◎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酷如石 / (美) 鲍尔达奇(Baldacci, D.)著; 周
鹰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80173-994-0

I. ①冷… II. ①鲍…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90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1925

Copyright © 2007 by Hachette Book Group USA

Stone Col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
版并独家发行。

冷酷如石

作 者 (美)戴维·鲍尔达奇

译 者 周鹰

责任编辑 李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11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94-0

定 价 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谨将此书献给真实如钢、耿直如铁的伯纳德·梅森(Bernard Mason)
并以此书纪念弗兰克·L. 詹宁斯(Frank L. Jennings),
他在那么多人心中都是那么举足轻重。

CHAPTER 1

和平常一样，哈里·芬恩六点半起床，煮好咖啡，把狗狗放到有围栏的后院里去做它每天早晨的保健散步，然后淋浴，剃须，叫孩子们起床上学。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监督孩子们做完一系列复杂的事情：狼吞虎咽吃完早餐、急急忙忙抓起书包、慌慌张张穿上鞋袜。孩子们偶尔会争吵几句，但矛盾通常会自行化解。他妻子这时也起床了，和他一起照料孩子们。她睡眠惺忪，但已经准备好在新的一天扮演三个孩子——包括一个思维独立的早熟少年——的母亲和车夫的角色。

哈里·芬恩已经三十多岁，但面部特征仍然有些孩子气。不过，什么也逃不过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他结婚早，非常爱妻子和三个孩子。甚至对家里那条狗，他也是宠爱有加。那是一条耳朵耷拉的金色拉布拉多德利犬，名叫乔治。芬恩身高一米八三，四肢修长，身材瘦而结实，最适合从事需要速度和耐力的工作。他穿着平时爱穿的褪色牛仔裤，衬衫下摆没有塞进裤腰。他的表情凸显聪明和内省，如果鼻梁上架上一副圆形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会计师，与枯燥乏味的数字打完一天交道之后，喜欢听史密斯飞船乐队的歌。尽管体格出奇的健壮，他却靠智慧养家糊口，家人的食物、孩子们耳朵里的 iPod，都是他的智慧换来的。而且，他的工作还做得很出色。实际上，极少人能够做出哈里·芬恩做的那些事，并且保住性命。

他和妻子吻别，拥抱孩子们，甚至拥抱了那个少年。然后，他抓起头天晚上放在大门边的一个桶包，坐进他的丰田普锐斯，向华盛顿特区郊外波托马克河边的国家机场驶去。机场的正式名称是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但在当地人心中，它永远简称国家机场。芬恩将汽车停在主候机楼旁边的一个停车场里。这幢建筑的主要特色就是一系列相连的圆顶，模仿托马斯·杰斐逊热爱的蒙提切娄^①。芬恩提起桶包，从天桥进入圆滑的机场内部，走进一个更衣间，打开桶包，拿出一件衣袖上有反光条纹的厚实蓝色外套和一条蓝色工装裤穿上，把一对橙色消音器挂在脖子上，并把看上去像模像样的身份牌别在外套上。

然后，他装成标准技术人员的样子，目不斜视地站到一群准备接受“特别”安全检查的机场工作人员中。讽刺的是，这条安检线甚至不对工作人员进行普通旅客必须接受的那种尽管看似详细但实则草率的检查。一走到安检门的另一边，他便买了一杯咖啡，随意地跟在另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身后过了一道安全门，来到停机区。那个人甚至还为他扶着门。

“你上什么班？”芬恩问那个人。那人告诉了他自己上什么班。

“我好像还没完全睡醒。”芬恩说，“如果没熬夜看那场该死的橄榄球赛就好了。”

那个人表示同意：“回头给我说说球赛。”

芬恩顺着金属楼梯下去，向一架波音 737 走去。这架飞机的行程是先短距离飞底特律，然后飞西雅图。他路上遇到几个人，包括一个加油工，两个行李装运工和一个机械师，后者正在检查那架飞往密歇根的飞机的轮子。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出现表示疑问，因为他的外表和动作都表现出他有一切权利出现在那里。他一面喝咖啡，一面绕着飞机转了一圈。

接下来，他向一架 A320 空中客车走去。大约一小时后，这架飞机将飞往佛罗里达。一辆行李车正停在飞机旁边。芬恩用一个娴熟的动作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裹，把它塞进行李车上堆着的那些口袋的一个侧袋中。然后，

^① 杰弗逊自己设计并长期居住的庄园——译者注。

他在飞机后轮边蹲下来，假装检查轮胎的胎面花纹。同样，他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他，因为哈里·芬恩神态自如，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非常熟悉的样子。一分钟后，他已经在和一位地勤人员闲聊了，分析华盛顿红人队的前景和辛勤的航空业从业者可怜的就业状况。

“人人都想当老板。”芬恩说，“那些龟孙子就像是在印钞票。”

“你说得没错。”另一个男人说。两个人还碰碰指关节，默认他们对富人无耻的贪婪，以及对统领这片不那么友好的天空的无情家伙们的共同看法。

芬恩注意到，飞往底特律的飞机的后货舱盖现在打开了。等那些行李装卸工推着一串行李车去装行李时，他爬上停在那里的升降梯，溜进货舱，躲进一个藏身处。他早就认真研究过 737 系列飞机的货舱内部结构，选好了这个藏身之地。如果你知道怎样查询，找到这些资料很容易。芬恩当然知道怎样查询。他还从互联网上的公开渠道了解到，这种飞机通常只装运承载量一半的重量。因此，即使后舱中增加了他的体重，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蜷缩着身子躺在藏身处，与此同时，鼓鼓囊囊的包裹和行色匆匆的旅客被装上飞机。然后，飞机收起轮子，向底特律飞去。芬恩舒服地躺在加压的货舱里。不过，这里的确比客舱更凉一些，他很高兴自己穿了这件厚外套。起飞后大约一小时，飞机降落，慢慢滑向通道口。货舱门打开了。几分钟后，行李已经被全部卸下飞机。最后一个包裹被拿下去之后，芬恩又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之后，才从藏身处走出来，从打开的后门里往外瞧瞧。周围都有人，但没人往他这边看。他从飞机上爬出来，跳到停机坪上。一分钟后，他注意到，两个机场警察正往他的方向走来。他们边走边聊，小口喝着手里端着的咖啡。他把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个午餐袋，拿出一个火腿三明治，一面吃，一面从飞机边走开。

那两个警察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向他们点点头：“你们经常喝咖啡？或者，那杯咖啡因减半的焦糖拿铁咖啡中含有另一种效力四倍、天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提神物？”他还咧嘴笑笑，露出满嘴的火腿三明治。那两个警察被他的话逗得哧哧笑起来。他笑着走开。

他进入候机厅，走进一个更衣间，脱下外套，摘下消音器和身份牌，打了

一个简短的电话。然后，他大步向机场保安室走去。

“我今天早上在国家机场一架 A320 上的一件行李中放了个炸弹。”他向值班警察解释说，“而且，我刚才藏在—架 737 的货舱中从特区飞来这里的。如果高兴，我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这架飞机炸掉。”

警察惊愕不已，但他没带武器。因此，他直接从桌子上跳过来抓芬恩。芬恩干净利落地闪到一边，那个进攻者轰地扑倒在地上，尖声呼救。其他警察从后面的房子里蜂拥而出，一面伸手掏枪，一面向芬恩逼过来。但没等他们把手枪掏出来，芬恩已经拿出委任信。

就在这时，保安室的门突然洞开，三个男人大步走进来，手里高举着联邦政府发的身份牌，好像国王的视察官。

“国土安全局。”一个男人冲那些警察吼道。他指着芬恩：“他是我们的人。这下，有人麻烦大了。”

CHAPTER 2

稍后,这个国土安全局小组的组长在哈里·芬恩背上拍拍,说:“太棒了,哈里,一如既往的棒。”芬恩发现的机场安全漏洞立即被通报给所有相关部门。有人被大声训斥,有人被勒令递交报告,电子邮件被迅速发往各处,手机电池的电统统被打光。通常,国土安全局,或称 DHS,不会安排芬恩去执行攻击机场安全的任务,因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直封锁着自己的领地。芬恩怀疑,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人可能都知道他们系统中有多少漏洞,却不想任何外人也了解。但是,国土安全局的人却设法得到了这次行动的授权,并挑选他来扣动扳机。

芬恩不是国土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但他供职的公司一直受雇于该政府部门,负责检测政府机构和全国各地敏感私有机构的安全性能。他们用亲身体验的方法完成这些检测:他们尝试用任何能够使用的方法进入这些地方。国家安全局有许多这样的检测活动要进行。他们的年度经费预算大约为四百亿美元,必须把这些钱撒在什么地方。芬恩的公司只承接了这种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但数百亿美元的一小部分也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通常情况下,芬恩会径直离开机场,不暴露他做过的事,也不去管后果怎样。但这次,国土安全局显然已经对机场安全状况大为不满,无疑想把事情闹大,因此才指示他直接到机场安全室去自首,以便他们随后戏剧性地突然闯

人，掀起轩然大波。媒体肯定会大肆宣传，航空业将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国土安全局会被看成工作效率极高的英雄。芬恩从来不会介入这样的事。他不接受采访，他的名字也从来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他只是默默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不过，他事后倒是会向刚被他敲响警钟的机场安全负责人做一个情况说明，尽量做到既不让他们灰心丧气，也有策略地评估他们的业绩和缺陷，并向他们提出未来的改进意见。有时，作这个报告是他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人们发现自己受到戏弄，陷入尴尬境地之后，会恼羞成怒。曾经有一次，芬恩还真的不得不从报告室中打出一条出路。

后来，国土安全局的人又补充说：“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这些人解决这些问题的。”

“先生，我可不肯定是否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芬恩说。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飞回华盛顿。”那个人说，“我们局的 Falcon 飞机在外面等着。”

“谢谢。我一直想去拜访一个人。我明天回去。”

“好吧。你忙去吧，下次见。”

芬恩想：我是得去忙了。

那些人走了。芬恩租了一辆车，向底特律郊外驶去。途中，他在路边一个商场外停下来，从背包中拿出一张地图和一份贴着照片的资料。照片上的男人六十三岁，秃顶，身上有几处正在褪色的文身，名叫丹·罗斯。

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不过，哈里·芬恩的名字也是假的。

CHAPTER 3

关节炎。更糟糕的是这该死的狼疮。它们是可爱的一对，完美地同步折磨罗斯，让他的生活痛苦到极点。每根骨头都在吱吱作响，每条肌腱都在尖叫。他做出的每个动作，仿佛都是在让一头驴踢打他的五脏六腑。但他继续活动。因为如果停下来，他就再也无法活动了。他吞下几颗不该吃的药丸，在光秃秃的苍白脑袋上扣上一顶球帽，拉下帽檐遮住眼睛，然后戴上一副太阳镜。他从来不愿意别人看到他在看什么，也从来不想让别人看清楚他的样子。

他钻进汽车，开车去商店。路上，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他感觉良好起来。或者，至少几个小时之内，他会感觉良好。

“谢谢您，罗斯先生。”店员看着信用卡上的名字说。然后，他把信用卡和罗斯买的東西一同递还给他：“祝您愉快。”

“我已经不再有愉快的日子了。”罗斯回答说，“我只有剩下的日子。”

店员瞥了一眼那顶扣在秃头上的帽子。

罗斯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就说：“不是癌症。如果是癌症就好了。快一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店员二十刚出头，当然正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他看上去根本不明白罗斯的意思，只好尴尬地点点头，转身接待另一位顾客去了。

罗斯从商店出来，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不用为钱担心。山姆大叔把

他的老年生活照顾得很好。他领着最高等级的退休金,健康保险费也是最高等级的。这是联邦政府做的好事之一。在他看来,他们做的这种好事不多。现在,他只有时间了。这是他最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的东西。现在做什么?回家去无所事事?还是到当地那家熟食店去吃午饭?他可以在那里填饱肚子、看娱乐和体育电视网的节目,还可以和那些不可能喜欢上他的漂亮女服务员调情。但他仍然可以做梦,不是吗?梦想女人对他投怀送抱的日子。

他不得不承认,这已经不算什么生活。他一面这样想着,一面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无法克服那种本能的冲动,总想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他。如果过去一直有人想杀你,你就会变成这样。不过,上帝啊,他曾那么喜欢那种感觉。现在可真他妈讨厌。在他的这种“金色”岁月的每个难熬的日子里,他都进退两难,需要艰难地决定是回家还是去熟食店。三十多年前,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国家。不管怎么说,至少高峰期是这样。他总是说,从机翼上看世界,这个地球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不选择祈祷就选择拿起武器。他脸上露出一个怀旧的笑容。现在,他只剩下这些了,只有回忆和他做伴。还有这该死的狼疮。我猜上帝终究还是存在的。真该死,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不幸的是,尽管罗斯的观察技能仍然很好,却再也不是准确无误。街区那头,哈里·芬恩正坐在他租来的汽车里仔细观察着这位独特的罗斯先生。丹,准备上哪里去?熟食店还是回家?回家还是熟食店?你的黄昏岁月可真漫长啊。

芬恩多次观察过丹·罗斯这个作内心决定的过程。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时候,罗斯最后都选择了去熟食店,而不是回家。这个比例今天仍然有效。罗斯转身顺着大街往前走,走进 Edsel 熟食店。从门上的标牌可以看出,这家熟食店 1954 年开张,而且生意一直很火。这说明它远比那款让人沮丧的汽车^①受人欢迎得多。

至少一个小时的的时间里,罗斯会在那里吃午饭,仔细观察那些乖巧女服务员们的每一个动作。然后,他用二十分钟开车回家。然后,他将坐在后院里看报,然后进屋小睡,然后吃一顿简单的晚餐,看电视,在窗边那张小桌子上

① 当初店名就是根据这款福特汽车的名字 Edsel 取的——译者注。

和灯影一起玩单人纸牌游戏。然后，这个男人上床睡觉。到九点钟，那座小平房中的灯光就会熄灭。丹·罗斯进入梦乡。第二天从头再来一遍。芬恩机械地在脑子里数着这个老人平庸生活中的这些分分秒秒。

芬恩追踪到罗斯在这个小镇的足迹之后，曾到这里来过几次，了解这个男人的日常生活规律。这种监视让他得以策划出一个完成任务的完美计划。

罗斯从 Edsel 出来前大约五分钟，芬恩从他车上下来，大步走到街对面，从熟食店窗口向里面看了看，发现罗斯坐在后面那张他惯常坐的桌子边，正在看服务员递给他的账单。芬恩急忙顺着大街向罗斯停车的地方走去。两分钟之后，他已经回到自己车上。三分钟之后，罗斯从熟食店出来，慢慢顺着大街往前走，钻进自己车里，把车开走了。

芬恩从相反的方向离去。

那天傍晚，罗斯做完他通常的日常琐事之后，往杯子里倒了三指深的黑方威士忌。为了止痛，他还无视酒瓶标签纸上的所有警告，往酒里加了一种专利药物。他还没走到床边，麻痹就开始了。刚开始时，他还以为是药物起作用了，而且非常喜欢那种麻醉的感觉。但当他在床上躺下时，才突然有些惊恐地想到，可能是狼疮加重了，到了更加危险的程度。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困难时，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难道是心脏病发作？但怎么没有那种大象压在胸口上的压迫感，左臂下部没有那种刺痛感？或者是中风？但他又还能思维，还能说话。他说了几个字，吐词清清楚楚。他的脸好像也没向一边扭曲。他之前没有感觉到任何其他痛苦，平日的那些痛楚之外。问题就在这里。他的四肢现在什么也感觉不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目光顺着手臂往下滑，一直移到左手上。他想用大拇指擦擦其他手指，但大脑的命令显然无法到达手指。

但是，先前他手指上的确有过什么东西。感觉滑滑的，像凡士林。他擦了又擦，但就是擦不掉，手指一直感觉湿湿的。他回家时洗过手，问题好像就在这里。手指后来不滑了。他不知道是肥皂和水把那东西洗掉了，还是那东西自己蒸发了。

然后，真相突然大白，像一颗五十毫米口径的子弹一样击穿他的大脑。或

者，那东西被吸收了，被我的身体吸收了。

他的手指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湿的？他吃力地回忆起来。不是今天上午。不是在商店，也不是在熟食店。那以后？也许是上车的时候。车门把手！如果可能，罗斯已经一骨碌坐起来。但可惜，他无法动弹。现在，他几乎已经不能呼吸，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是一种短暂的喘息声。他的车门把手被涂上了某种东西。现在，这东西正在要他的命。他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电话。电话离他不到一米远，却像是远在中国，对他没有丝毫用处。

那个人影从黑暗中走出来，走到他床边。他没有伪装自己。甚至在微弱的灯光下，罗斯也能看出他的面部特征。他年纪不大，长相一般。罗斯看过数千张这样的脸，从来没注意过其中的任何一张。他的工作与普通人无关，他一直和非常特别的人打交道。他无法想象一个这样的人居然能设法杀他。

罗斯的呼吸越来越困难。那个人从衣袋里掏出个东西，举到他面前。是一张照片，但罗斯看不清照片上的人是谁。哈里·芬恩意识到了这点，啪地打开一支笔形电筒，照着照片。罗斯的目光在照片上上下下移动，好像仍然没认出照片上的人。哈里只好说出那个名字。

“你现在知道了吧。”芬恩低声说，“你现在知道了吧。”

他把照片收起来，一言不发地低头看着罗斯。麻痹范围继续扩大。他死死盯着床上那个男人，直到那人的胸脯最后一次无力地鼓起来，两个瞳孔慢慢放大。

两分钟后，哈里·芬恩穿过罗斯屋后那片树林。第二天上午，他坐上飞机，这次是在客舱里。飞机降落，他开车回家，亲吻妻子，和狗狗玩耍，然后开车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家。那天晚上，全家人出去吃饭，最小的孩子，八岁的苏茜，被指定在一出学校剧中饰演一棵能言树。

大约半夜的时候，芬恩悄悄下楼走到厨房里。那条名叫乔治的忠实拉布拉多德利犬从它软软的床上站起来欢迎他。芬恩在厨房工作台边坐下，轻轻拍着狗狗，在心里将丹·罗斯的名字从他的名单上划掉。

现在，他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下一个名字上：卡特·格雷，美国情报帝国前任国王。

CHAPTER 4

安娜贝尔·康罗伊舒展两条长腿，看着特快列车卧铺车厢窗外急速退去的风景。她几乎从不坐火车去任何地方。她总是喜欢在万米高空嚼花生仁，小口啜饮七美元一杯、掺了水的鸡尾酒，设想下一个骗局。今天，她之所以会在这列火车上，是因为她的同伴米尔顿·法尔布就是不肯把脚踏进任何可能离开地面的空间中。

“坐飞机是最安全的旅行方式，米尔顿。”她告诉他说。

“如果你在一架处于死亡螺旋中的飞机上，就不是。那时你的死亡概率几乎等于百分之百。我可不喜欢那样的几率。”

安娜贝尔已经发现，和天才争论太难获胜。不过，米尔顿这个具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而且已经初步展露出天衣无缝地向别人撒谎的天赋的男人，活儿倒是干得漂亮。他们已经成功处理完一件事情，离开了波士顿。那东西已经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想到过去报警。在安娜贝尔的高风险骗术世界里，这无异于完美。

三十分钟之后，高速列车顺着东海岸往前行驶，开进一个火车站。安娜贝尔从窗口望出去。当列车员通报说他们已经到达新泽西州纽瓦克时，她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新泽西是杰里·巴格爾的地盘。幸好，特快列车不在大西洋城停靠，否则安娜贝尔绝对不会踏上这列火车，因为那里是这个疯狂的赌场

老板的王国。

不过，她仍然够聪明，知道杰里·巴格尔有一万个理由离开大西洋城，到她可能出现的任何地方去找她。如果你从巴格尔这样一个人手中骗走了四千万美元，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你，慢慢撕扯你的肉体，每次一块，直到把你撕成数千块。这种想象一点不离谱。

她抬眼望着米尔顿。他看上去好像只有十八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长头发。但他实际上已经年届五十。他正在电脑上忙乎，做着安娜贝尔或任何其他他没有达到天才级别的人都不可能理解的事情。

安娜贝尔觉得很无聊，起身向餐车走去，买了一瓶啤酒和一袋薯片。回来的路上，她发现一张咖啡桌上有一张别人丢弃的《纽约时报》。她在一只小凳子上坐下，一面喝啤酒嚼薯片，一面随意翻着报纸，寻找可能点燃她的下一次历险火花的信息。一旦回到华盛顿特区，她就必须作出一些决定，主要内容是留在美国还是逃出去。她知道答案应该是什么。现在，对她来说，南太平洋中的一个无名小岛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可以在那里等着那场叫“杰里”的海啸到来。巴格尔已经六十五六岁。毫无疑问，她那个大骗局肯定让他的血压上升了不少。如果运气不好，他可能很快就会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那她就平安无事了。但是，她不能指望这点。和杰里打交道，你必须假设所有好运都会变成厄运。

这本来应该不是很难作出的决定，但事实上却是。她已经慢慢和一群自称骆驼俱乐部的男人们建立起友好关系。或者说，就她那样的人能够做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的关系已经算是够亲密。想到那个四人组，她不禁笑起来。其中一位叫凯莱布·肖，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他让她想起了《绿野仙踪》里那头胆小的狮子。然后，她的笑容消失了。奥利弗·斯通是这一小群异端分子的头，是个复杂得多的人。安娜贝尔想，他的过去一定不堪回首，甚至比她的历史更不平凡，更为独特。而且，这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向奥利弗·斯通告别。她怀疑自己再也不会遇到他这样的人。

她抬起头来，正好看到一个年轻人从旁边走过。小伙子丝毫不掩饰对她那线条优美的高挑身材，金色长发，以及她那张三十六岁女人脸蛋的钦慕。她

的外貌就算没到让人惊呼“哇”的程度，也十分接近，尽管她眼睛下方有一道鱼钩形状的小伤疤。那是她父亲帕迪·康罗伊给她的礼物。他是他那代人中最棒的短期骗局艺术家，世界上最不称职的父亲。至少，他的独生女是这样评价他的。

“你好！”那个年轻人说。他身材瘦削，头发乱七八糟，身上价格不菲的衣物故意被设计得廉价而难看。他看上去像 Abercrombie & Fitch 广告中的人物。她很快判断出，他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学生，钱多得远远超过了富裕的水平，与他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相当。

“你好，”她说完又低头看报去了。

“你去哪里？”他问，说着在她旁边坐下。

“不是你要去的地方。”

“但你并不知道我去哪里。”他顽皮地说。

“有点道理，是吗？”

他没明白她的意思，也不在意：“我去哈佛。”

“哇，我绝对猜不到。”

“但我是费城人，家住郊外的主流社区。我父母有别墅在那里。”

“哇。父母有别墅真是件好事情。”她用一种显然不感兴趣的语调说。

“而且，父母一半时间不在国内也是件好事情。我今晚要在那里举办一个小型派对。会有一点疯狂。你有兴趣吗？”

安娜贝尔能感觉到那家伙的目光正在她身上移动。好吧，我们就玩一回。她知道她不该这样做，但遇上这样的男人，她好像无法自制。

她合上报纸：“我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疯狂，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你想疯狂到什么程度？”她看到“宝贝”这个词已经到他嘴边，但他显然还是觉得最好别说出来，至少不能这么快说出来。

“我最讨厌别人让我失望。”

他碰碰她的胳膊：“我想，你不会失望的。”

她笑着拍拍他的手：“那你说有些什么？豪饮和性？”

“那是当然。”他捏捏她的胳膊，“嘿，我在头等车厢。过去坐坐？”